

The Chinese Culture Map

1978 - 2009

中国文化地图

崔向红 主编



The Chinese Culture Map

1978 - 2009

中国文化地图

崔向红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78~2009 中国文化地图 / 崔向红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360-5784-5

I. 1. 1… II. 崔… III. 文化史—中国—1978~2009
IV. K2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430 号

责任编辑: 朱燕玲 姚 伟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4.5 1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人物]

哲学·李泽厚

80 年代思想界第一人 / 徐友渔 3

诗歌·北岛

“四五”诗歌的发扬者与接替人 / 徐敬亚 9

诗歌·海子

一个巨大的诗歌文化熔炉 / 臧棣 17

小说·张爱玲

大众因应时代的路标 / 余斌 23

小说·王朔

90 年代历史空场的补白大王 / 陈晓明 29

小说·王小波

一代人的精神标识 / 艾晓明 36

非物质文化遗产·白先勇

一己之力盘活了“百戏之母” / 翁敏华 45

戏剧·孟京辉

拥抱市场的叛逆者 / 陶庆梅 52

艺术·蔡国强

中国符号的国际代表 / 朱其 58

思想者·韩寒

抵抗体制的新生代寨主 / 张鸣 64

[论争]

“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

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 李公明 73

朦胧诗：

“看不懂”的诗意味着什么？ / 王家新 81

先锋文学：

没有先锋，哪有文学的未来？ / 洪治纲 85

《废都》之争：

是作家写照还是现实隐喻？ / 王尧 90

《中国可以说不》之争：

说“不”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吗？ / 长平 95

现代人文精神大讨论：

人文精神是否应有世俗诉求？ / 单世联 100

“二王二张”之争：

躲避崇高还是以笔为旗？ / 徐江 112

“二余”之争：

主动忏悔应从何人开始？ / 杨瑞春 117

“长江读书奖”风波：

公权面前，知识分子何为？ / 徐友渔 121

国学热：

传统文化何以复兴？ / 陈壁生 126

【书籍】

《万历十五年》：

史学的面孔从未如此亲和 / 徐卫东 133

《美的历程》：

“美学热”因它而起 / 李公明 141

《北方的河》：

写民族的心灵史 / 维舟 147

《丑陋的中国人》：

给国人下剂猛药 / 王学泰 153

《拯救与逍遥》:

是超脱还是救赎 / 西闪 159

《顾准文集》:

在黑夜中发出思想的光 / 沈展云 165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让更多的人认识陈寅恪 / 张求会 173

《动物凶猛》:

撬开时代的锁 / 张柠 181

《沉默的大多数》:

为了大多数人的尊严 / 周泽雄 187

《潜规则》:

把新史学带回故土 / 十年砍柴 194

[潮流]

文化大散文:

一种文体的潮起潮落 / 王尧 207

现代舞:

暗合中国传统哲学的“舶来品” / 曹诚渊 214

文化遗产:

信念与现实交织, 希望与忧虑同怀 / 李公明 224

行为艺术：

身体行动颠覆固有观念 / 吕澎 231

DV：

在技术革新中进行时代记录 / 张献民 238

动漫：

虚拟世界的快意 / 胡传吉 245

中文维基百科：

人人可编辑的书 / 林野王 251

卡拉 OK：

庶民的集体狂欢 / 子野 255

博客：

三十年的河东与河西 / 平客 262

电子游戏：

玩物凶猛，中土逐鹿 / 胡传吉 268

后记 / 崔向红 274

人物

哲学·李泽厚

80 年代思想界第一人

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李泽厚当得起“学界领袖、青年导师”的称号，他没有任何行政职位，仅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而引导潮流，给一代年轻学人巨大影响。他在 90 年代曾说，那一代大学生都是看他的书成长



起来的，这话无疑是夸大了，但应该承认，就其思想影响的广泛和深入而言，在 80 年代他是第一人。

李泽厚以其美学家身份登上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一部《美的历程》一面世就风靡全国，令无数读者倾倒。这部著作有独到的思想和哲理，但引起广大读者迷狂并由此引发“美学热”的，首先是它的言说方式和文字魅力。书名中的“历程”二字使得作品没有令

哲学·李泽厚
八十年代思想界第一人

3

人生畏的哲学论著面孔，而代之以古往今来的历时性感性描述。隽永的语言，恰到好处地引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精妙词句，娓娓动人的叙述，作者像一位高明、见识广博的导游，把人们引领到美学的百花园，指出美的所在，美的成因。用美的笔法谈美，这是别具一格的论说方式，是成功的第一要素。

当然，李泽厚的本事不仅在于能够以情动人，他更见长的是思想的敏锐性和理论建构能力。与中国哲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把美学放在哲学边缘地位的做法相反，他把美学当成哲学的核心，他要“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用美学来统领本体论和认识论，把审美结构当成主体性人性结构中“理性的沉淀”这重要的一维。

说到底，李泽厚是凭借提出人性的主体性哲学观而在思想界取得领袖群伦的地位的，年轻学子对他的尊崇，其根本点也在于此。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看，他无疑是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发出了合乎时宜的声音。

李泽厚的脱颖而出与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有关。“文革”这场浩劫使中国人心惊胆战，它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和专政的理论，是对人性和人道的彻底否定，而这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发展出来的。李泽厚生逢其时的智慧在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义是一种人性的、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他指出，人是这样的一种生灵，“行为是由自己选择，生活是由自己负责，命运是由自己决定”。

李泽厚的哲学眼光还在于，他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想有极大的缺陷，其整体主义抹杀了个体价值，其历史必然性思想压倒个人主动性、个人的选择和责任。他把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为主体性的实践哲学，主要借用了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在“文革”结束后，李泽厚一出手就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充分展现了他的眼界、高度和深度。他利用康德的主体性思想提倡人的个体性、偶然性和自由

的价值：“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活的每个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中，来参与构建这个个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和必然性。这里就不是必然主宰偶然，而是偶然建造必然。”这种集思想性和文采于一体的文字对任何人都有征服力。

其实，这一切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早就是常识。李泽厚把西方哲学家在20世纪初提出的口号“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现成地搬到中国，一下子成为惊世骇俗之论；共产第二国际和德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伯恩斯坦等人以及俄国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相结合。当李泽厚强调康德的重要性时，他没有交代来源，唯一提了一下的，是说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相接近。

李泽厚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吸纳、借鉴，把他人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思想。他在阐发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时，多次使用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和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虽然在内行看来他的理解不准确，过于为我所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六经注我”），但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观点是站在当代世界哲学思想前沿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创新性。

在发挥这种特长时走得太远，会在得到巨大声望时招致麻烦。“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的提出就是一例。犹太裔美籍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揭露和抗议说，这种论点是她首先提出来的，李泽厚在宣扬和发挥这种观点时从不提她的名字。如果把发明权的问题放在一边，应该说李泽厚在说明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事业的受挫时作出了精彩的说明，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完成这未竟的事业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明。

李泽厚在90年代远走他乡，在美国的大学任教。这对他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而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

憾。当然，即使在国外他仍然密切注视国内的时局和各种思想动向，而且，在90年代中期，基于“吃饭哲学”（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和通俗表达）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他的本意是要为现状作辩护，为中国的现实发展指出一条他认为可行的出路，但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一边是有人批评他的立场是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另一边是有人指控他企图否定现代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李泽厚在大学时期就以发表关于谭嗣同思想的论文而崭露头角，在当时，他认同革命思想和革命彻底性思想，30多年之后，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拥抱保守主义。不变的是他的思想中体现的传统的中国式智慧：圆融而现实，以及想“为帝王师”的愿望。他对时代潮流是敏感和顺应的，他本应得到更多的赏识；他没有在体制内得到一席之地是他显得太独立和有个性，他在民间遭到诟病是被认为不够独立和有个性。

千禧年之后，李泽厚仍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关于新儒家，关于“国学热”，关于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等等话题，他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中肯、睿智之言。

李泽厚近年来不断重新发表旧著，他坦率承认他自己也感觉到太重复，“讲来讲去，仍是那些基本观念，像一个同心圆在继续开展而已。”其实言下之意，是有点抱怨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就急匆匆地想超越，或是淡忘。显然，他对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一丝淡淡的悲哀。

从某一个方面讲，他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不像德国人那么爱思辨，对理论追根究底，接受或抛弃一种理论，都要想通了才行。中国在近代思潮不断、争论不断，但其间的流变更替，从没有出现交锋之后的克服或扬弃，而是因为时过境迁，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中国的大思想家只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并没有说出多少真正经得起反复辩驳，可以传承的内容，梁启超是如此，胡适也是如此，李泽厚最多也是如此。他自己说过：“我不喜欢德国那种沉重做法……

哲学只能是提纲，‘不必是巨著’，既然你的论说方式是语录式的，满足于点到为止，怎么能指望别人在你的理论上长期停留呢？

李泽厚太注重他个人在当代思想界的地位，才有抱怨之情，他没有看到，其实他当初的路子，不但没有被淡忘和抛弃，反而已经化为学院中的主流、产业，乃至体制。他的主体性哲学，无非是用当代国外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补充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给马克思主义冠以新名称或加上新的形容词。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各个大学，不知道有多少教师在“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名目下从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工程”，乃至建立“基地”。

其实，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如日中天的 80 年代，另一种路数完全不同，预示了今天思想界方向的思路已经萌芽出土。1981 年，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试论霍布斯的政治学说”的论文，1986 年，北京大学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远没有李泽厚的观点有影响，首先是因为他们尚未出茅庐，没有什么话语权，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李泽厚的思路，他们的思想太过超前，脱离中国人的接受水平。直到 90 年代，王元化发现了顾准思想的价值，将其概括为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才有直到今天还方兴未艾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思想史的根本性反思。这是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思路，真正切中中国问题要害的思路。李泽厚 80 年代的思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今天为万千人提供了俸禄，带来万千甚至更多的课题经费，以及学术研究中泡沫式的热闹，但思考中国命运的思路是另一条。

李泽厚的学术思想感觉实在是好，他在《告别革命》中说，他在 1978 年就提到了法国式和英国式革命之分。看来他对这里说的另一种思路并不隔膜，但无论如何，他的着力点和影响完全不在这里。他是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大学文科教育中最为出类拔萃之才，他没有顾准、王元化那种现实的“疼痛感”。基于 80 年代中国人的实际水

平，他独领风骚是自然的，而他被超越也是必然的。

影响年表

1930 年生于湖南长沙，195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55 年，在美学大讨论中崭露头角，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1979 年，《批判哲学的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提出“主体性实践哲学”，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关注。

1979 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相继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泽厚也被很多青年尊称为“导师”和“精神领袖”。

1981 年，《美的历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在十年之内该书印了八次，并由此引发“美学热”。

1986 年，年轻的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一文，对李泽厚实践美学群体理性主义提出批评，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李泽厚的猛烈批判。

1986 年，李泽厚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在学术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此后，国内学人开始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

1992 年，李泽厚获准移居美国，曾任教于美国科罗拉多学院。

1995 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话录》。该书出版后在中国内地与海外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1998 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和《世纪新梦》。李泽厚提出“回到原典”。

诗歌·北岛

“四五”诗歌的发扬者与接替人

徐敬亚

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北岛的诗——悲
愤。沉郁。暴烈。

在三分之一世纪前的中国，那些子弹般的句子，一颗颗咆哮着划过中国的天空……带着本民族千年的忧郁、百年的耻辱、十年的血泪。

正是在亿万灵魂迟疑的时刻，他唤醒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启动在即的怀疑精神、自由意识和英雄情怀。

正是北岛，30年前，以诗，充当了彼时代的精神先知。

